

整个冬天,我都在那家小吃部吃早餐。

小吃部很脏,但因为做的烧饼好吃,小屋子总是人很满,芳香的烧饼味道充溢着十多平方米的空间。

烧饼五毛钱一个,如果夹肉,就是两块钱,夹鸡蛋一块五,夹土豆丝八毛,我总是吃一个饼夹肉一个饼夹鸡蛋,偶尔也换一下。

汤类有四五种,豆腐脑、豆汁、小米粥、鸡蛋汤……来的人,总是两个烧饼夹菜一碗汤。

只有他是个例外。
大多数时候,他会带着一个馒头或包子来。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怀里揣着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缓慢地掏出来,近乎羞怯地和烙烧饼的人说,麻烦给我烤烤。

烙烧饼的人大概早就熟识他了,于是把他的凉馒头放在吊炉里,一会儿,馒头热了,他夹一些免费的咸菜吃。

我们吃烧饼的时候,他一直就坐在旁边,吃那个烤热的馒头,就一些咸菜。那个时候,我感觉他真是可怜。

可让我不理解的是,走的时候,他会掏出三块五,买一个烧饼夹肉,一个烧饼夹鸡蛋。

拿到烧饼后,他就开始往外

跑,好像是怕烧饼凉了似的。

烙烧饼的人说,给他老婆带走的,这个男人真好,自己吃凉馒头就咸菜,却给老婆吃这么好的。

有的时候,烙烧饼的人会给他一个烧饼夹鸡蛋,说那鸡蛋煮坏了,卖不出去。我知道他就是这样说说而已,他是可怜这个中年男

我不知他妻子知不知道他吃馒头,然后把烧饼给她带回去。

春天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妻子。

一个又黑又瘦的女人,坐在轮椅上,让他推着来吃烧饼。

他又要了同样的烧饼夹肉和烧饼夹鸡蛋,这次,他自己也要了

比春天更暖

雪小禅

两个烧饼,但什么也没有夹。

他们还要了一碗豆汁。

女人把烧饼夹肉和烧饼夹鸡蛋递给他,吃了一个冬天,我都吃腻了。

男人笑着,这么美味的东西还能吃腻?

女人仍然坚持,给你吃,我吃烧饼夹咸菜,也换换口味。

他们又推了一阵子,最后,烧饼掉到了地上,男人拾起来,不碍事,不碍事,我吃吃吃。

他狼吞虎咽地吃着,女人就那样看着他,什么也没有吃,接着,女人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对烙烧饼

的人说,再来两个烧饼夹肉。

他说够了够了,女人伸出手去:当初所有人反对我嫁给你,现在看来,我是值得的,我知道,那个每天带着馒头出去给我买烧饼的男人是世界上最疼我的男人。

男人其实并不知道,女人也没有吃那两个烧饼,女人一直留着,留给了十四五岁的儿子,女人想,儿子正值青春期的,长个儿呢,需要营养,所以,女人把男人买回来的烧饼全给了儿子吃。

吃过早餐,男人推着女人往回走,女人说,我收了一些手工活,给人扎花圈,扎一个三块钱,一天我怎么着也得扎三个,能帮你一点是一点。

男人说,现在是春天了,不冷了,我多蹬几趟就全有了,你可别累了。

女人抬起头,看着春天的杨柳,笑着说,我觉得自己心里比春天还暖和呢。

说这话的时候,男人抚摸着女人的头发,女人的头发又稀又少,可男人觉得这头发很美,因为女人一直这样疼他,哪怕跟着他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他知道春天总会来的,冬天过去了,春天一定会来的,而比春天更暖的,是爱人的心,在你孤单的时候,暖着你的身,暖着你的心。

老伴说,你咋想通哩?

德贵师傅说,还是想有一个好身体,能多陪伴你几年。

老伴感动地说,这就委屈你啦!

德贵师傅说,这酒真怪了,越喝越感觉如喝白开水。

老伴笑道,其实这酒就是我慢试着对了凉开水。说着就把杯里的“酒”泼到了门外。

德贵师傅说,哈!你当我是傻子呀,一开始就知你对了水,常喝酒的人还能喝不出来。

老伴呆呆地半天无言语,眼里潮湿了,说,终于把酒戒掉了!



德贵师傅到医院进行全方位检查,无大病,但医生嘱咐,戒酒。

老伴说,老头子,咱就戒了吧,啊?

德贵师傅黑沉着脸,吹胡子瞪眼道,戒酒,除非先要我的命!

老伴噎得没了话说。老头子喝了一辈子酒,也有一个罍脾气,他说过的话板上钉钉,无人劝动。

德贵师傅嗜酒,但不贪杯,一般人喝的那种酒,每晚就那么一杯,二两半。他不能多喝,也不能少喝,多了就醉,少了不过瘾。

他曾经喝超过二两半一次,结果醉得如大病一场,吃药打针昏睡一天才醒过来。所以他喝酒掌握一个度,只喝二两半一杯,任凭谁说得天花乱坠,他再也不沾一点一滴,如果你硬逼,他就跟你急招你的兴。

如果你不让他喝足二两半,他茶不饮,饭不吃,觉不睡,闷闷不乐,无精打采。
体检不几天的一个晚上,老伴

小小说

戒酒

三川一舟

端来晚饭,自然有下酒的菜,继而又端来一杯满而不流的酒,恭敬谨慎地放在一尊神一样的老头子面前。德贵师傅闻到酒气立刻有了反应,端坐了身子,两眼放光,翕动了几下鼻翼,缓缓端起酒杯送到嘴边。

一仰脖哧溜吸入一口,脖一梗,咽下噙着的酒后,嘴一撮,眉一聚,随之又舒展开来,张大了嘴哈出一口酒气,两眼眯成一条线。酒润了燥痒的嗓子,舒服;心里有了热度,畅快。

一杯酒尽了,德贵师傅拿着杯子对着光照了照,又底朝天杯口对嘴抖了几下,看杯里确实净了,才把杯子放下。

往日酒后,德贵师傅脸放红光,额头有汗浸出,大脑晕乎乎飘飘欲仙。可今日他一反常态,两眼盯着空酒杯,一副不过瘾的样子。

老伴说,咋,要不再喝点?

德贵师傅喉结滚一下,呃呃嘴,端起酒杯在桌上碰一下,说,不破例!

又过了两日的晚上,德贵师傅看老伴端来酒,郑重其事地说,我想通了,戒酒!

酒从杯里洒出来,老伴说,此话当真?

德贵师傅说,板上钉钉,吐到地上的唾沫。

秋意乡村

常全欣

天,乡亲们会将玉米秸秆捆成捆,有的拉到地头,有的则拉回家当过冬的柴禾用。

豆子和红薯要比玉米收得晚一些。割豆子一般都是在早上,因为这时候豆子不易蹦出来,而且还容易装车。天还没亮,地里的蚰蚰还唱着歌,乡亲们已经快将一块地的豆子割完了。出红薯也是有讲究的,不能把红薯给挖烂了,因为烂红薯过冬容易腐烂,有经验的乡亲总是在红薯根的旁边下手。红薯收到家里后要窖起来,大小不一、形式多样的红薯窖成为乡村庭院里的独特景观。

乡下的学生是有秋假的。孩子们的秋假为乡村的秋意增色不少。在田野里,如果哪个地方冒了黑烟,那肯定是有小孩子开起了“小灶”,他们在地上挖个洞,找来一些

柴禾,烧起了不知从谁家地里“偷”来的红薯和大豆。大人们对此见怪不怪,只是他们“分过赃”后,那一个个活像黑包公的滑稽相,常引起大人们的阵阵欢笑。还有的孩子专门到地里逮蟋蟀和蚂蚱,他们把捉住的“俘虏”全部串在一根名叫毛儿草的草上,捉来拿回家喂鸡吃。

在乡亲们的小院里,更是一番丰收景象:刚收回的玉米撕完皮后挂了一院子,像为房屋镶了一道道金边;院子里摊满了豆秸,自个蹦出来的豆子散落在地上,在秋阳下格外显眼,中午时分,乡亲们则拿来木棍一次次捶打着豆秆,金黄的豆子便跳着欢快的舞蹈蹦了出来;割回家的芝麻则像士兵一样在屋檐下一字排开,中午竞相“啪啪”地咧开了嘴;门口,还有从地里剪回几根高粱穗,红红的好像农家人

灿烂的笑颜,偶尔有几只麻雀飞上去,和乡亲们分享着丰收的喜悦。这些和院子里挂着黄灿灿柿子的柿树和结着红彤彤大枣的老枣树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秋色庭院图。

忙完了秋收,乡亲们该为秋种做准备了。田野里,拖拉机的轰鸣声响个不停,机器代替了以前的牲畜,种地速度加快了许多。几天的工夫,肥沃的土地在锋利的犁铧下都翻了个个儿,空气里飘散着泥土的芳香。寒露前后,乡亲们便在地里开始了新一轮劳作,种上小麦,播下希望。这个时候,随着三秋大忙的结束,乡村的秋慢慢变得安逸和静谧起来。回家种麦的中年劳力又像候鸟一样外出打工了,老大爷老大娘们则拿起扫把扫满地的落叶,在这一扫把一扫把的轮回之中,秋意愈来愈深了……

秋风又起。在车水马龙、繁华无比的城市生活中,我总能想起那浓浓的乡村秋意。我偏爱那充满诗意的秋意乡村,大概是骨子里更多的是那份对故乡黄土地的眷恋吧。

秋的情绪

李陶 摄



龙湖荷恋(组诗)

邵超

这是龙湖的残荷 龙湖的残荷 不仅仅是用来听雨的	龙湖的荷很清高 年年见我 年年都记不住我的姓名	因为只有如此 我才可能贴近我的至爱
可以让蜻蜓 和我的眷恋一起 驻足	今年来看荷 我决意与荷一起缠绵 变成荷	我想让一个过路的人 投下一枚石子 把我溅到一片墨绿上
可以让回味清高 让秋天伤感 让日子侧耳	我的花冰洁玉美 我的茎玉立亭亭 我的叶绰约青翠	这样我可以青翠欲滴 可以像蜻蜓一样,吻——荷 纵然粉碎,也沾满清香
其实我将离去 离去之前,我还是要倾听的 没有雨滴,阳光的足音也行	惬意于诗人之死 荷花喊我我喊荷花 我竟然忘了自己姓甚名谁	龙湖荷语
龙湖荷梦	龙湖荷恋	有一些花很爱远方 比如荷 荷是长有翅膀的
每年七月 我都会扑向龙湖 扑向荷	每年夏天走近龙湖 我都会化成一滴水 这绝不是一个童话	荷拍打着芬芳的翼 纵然折断 也要和熏风一起去飞
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愿望		我站在龙湖岸边 随荷一起向远方遥望 远方如谜。荷说
		远方,其实很近 远方是一杆茎 远方只有水面到花朵的距离